

城市印象

老街里的老先生

■张金刚

城再新，大抵都有条老街。老街似开放的博物馆，将城市模样凝固在某个年代，便“停滞不前”。老民居、老门楼、老街巷、老店铺、老单位、老槐树……静默在汹涌的时光里，尘封了老街久远的记忆。

若无几位难舍故园的老先生依然生活于此，绵延着流金岁月醇厚的韵味，那老街也便只是一条老旧的街了。

经人引荐，我陪妻子拨开车水马龙的喧嚣，走入城市里十几年未曾光顾的老街，寻一位姓周的老先生，帮妻子正骨。穿街过巷，弥散着浓浓中药味儿的小院儿便是老先生的住所。推门而入，老先生正为一位老人揉捏按摩，扭头瞅了我俩一眼，说：“你们先坐。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姐腿疼了二十来年，才找到我，揉了两次，好多了。”片刻，老先生停手，说：“真累，我喘口气！”那位老大姐活动活动被揉过的腿，感激地说：“周医生推拿按摩手法的确不错。”妻子说：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，都说咱这老街里有位‘高人’。”老先生边舒活双手，边说：“算是有点虚名吧。我从十七岁跟父亲学这门手艺，四十多年坚持下来，就是热爱。别说，这是个力气活儿，岁数大了，忙久了手指、胳膊还有些疼。”

轮到妻子正骨按摩了，我扶着她慢慢躺好，并按住了她的肩。摸、按、揉、捏、抬、屈、压……一套流程下来，妻子在我手下不停地“啊呀”。老先生拍一下妻子的腿：“你活动活动，试试！”妻子坐起，在老先生自信的注视里，边轻轻活动腿，边擦掉眼角的泪花，说道：“疼痛明显减轻。”老先生回应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烟火人家

■马海霞

老金是外省人，三十年前落脚在我们这里，后来在我们小镇邮局干临时工，成了一名邮递员。

我上高中时，班里一位女生转学去了外地，走前说好，到了那边写信给我。因将放寒假，我便留了家里地址。我盼信心切，碰到老金便问：“有我信吗？”老金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哪个村，父母姓甚名谁，然后摇头说“没有”。

打那以后，老金只要遇到我，不等我问，老远便对我说：“今天没你的信。”这成了我俩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。

一天，老金的大金鹿自行

不过，我这手艺怕要失传。儿子从小听着病人的呻吟长大，怕了；女儿手劲儿不足，干不了……”惋惜是有的，可这似乎也在意料之中。走出小院儿，中药味儿渐渐消失，我却记住了老街里会正骨的周老先生。

与老街重逢，似回到从前，令我放缓脚步。一缕缸炉烧饼的幽香，揪住了我的心。老街一处旧门楼下，一位老先生正端坐案板前，专注地擀着面。我和妻子悄声近前，不敢打扰。老先生身形魁梧，头发花白，干瘦的双手使劲擀压出一个个方形面饼，整齐码在案板上；而后用手蘸水，将面饼拍湿；再端起盛了芝麻的长方形托盘，放在腿上一抖，芝麻便均匀地铺了薄薄一层。老先生捏起面饼，将拍了水的一面面向下，用力往托盘上一拍，那芝麻便乖巧地、细密地粘满了面饼。

待将几个面饼粘完芝麻，老先生起身看见我俩：“要买烧饼？正好，马上揭炉。”撩开盖子，浓郁的烧饼香味儿从旁边缸炉里喷出来。老先生握着长柄勺，将烧饼一个个揭下来，放到炉沿儿上晾着。我迫不及待拿起一个，虽烫手更烫嘴，但我太喜欢这种滚烫、香脆的“刚出炉”之感了。老先生又拿起一个烧饼，递给妻子：“趁热吃，最香了。”就是这个味道！这味道直通我儿时的味蕾记忆，直通母亲年轻时赶集归来装着烧饼的花兜子。

老先生顶着煤炭的灼热，开始往炉壁上贴面饼。我意欲拍个小视频为他宣传一番，老先生却说：“用不着宣传，我力所能及地做多少就卖多少。来的人多了，我也做不过来。”话音不高，慢条斯理，云淡风轻。我又拿了几个烧饼，付了钱，退

出来，竟望见旧门楼上仍保留着上世纪火热年代的代表性标语，这与老先生的烧饼摊、太阳伞以及周围青砖墙、红蜀葵互相映衬，共同组成颇具怀旧色彩的生活画面。

妻子腿刚好些，走不了多久，便要歇歇。那棵千年古槐撒下的满地荫凉，正好铺满了供销社门前的两层台阶。我们坐下来，稍后，一位老先生也铺下垫子坐了下来。我对妻子说：“这条老街可太有年头了，咱都四十多岁了，再往上数，不知有过多少代人与它熟识？”妻子说：“是呀，我从小在这城里长大，原来这条街是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段，现在却如此安静！”

一旁坐着的老先生应是被我们的话触动了，转头看了我们一眼，又望着空旷的老街，说：“这条街，有三棵古槐。咱头顶的这棵有千年，东头那棵有五百年，西头那棵有八百年。别看我九十了，论岁数、论资历，咱们都是晚辈，古槐才是这条街真正的‘老先生’。”我一听老先生这岁数，忙起身致敬：“老先生说话有力，双目有神，气色真好！”老先生示意我坐下，说：“我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后转业在县城工作，离休后一直在这条街生活，日子过得舒坦。”

老先生满脸的皱纹似是藏满了故事，一抖落就是历史。他自豪地说：“徐向前元帅年轻时曾在这街上一家杂货店当过学徒，业余时间一直在读书学习。这条街的赵家胡同里，还走出了女共产党员、革命烈士赵云霄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，《抗敌报》就是在这条街旁边的文娴街创刊的，其后来改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（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，《晋察冀日

报》和邯郸市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合并而成华北局《人民日报》）。当年，商铺、客店、商号、戏台、机关单位等占满了这条街的南北两侧，见证了历史，是几代人的记忆呀！”

我有些激动：“这真是一条文化底蕴深厚的老街，真希望有朝一日老街能重焕生机，成为咱这小城的商业文化步行街区。”老先生也很激动：“这条街曾繁盛过、曾辉煌过，但现在只剩我们这些老人了，变得落寞了。如果哪天老街改造，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出份力！到时候，我把街上住的老街坊、

老手艺人、老文化人都叫上，他们手里说不定有‘宝’！”我与妻子忙起身致敬：“老先生们都是我们的‘宝’，晚辈敬重。”

在这条沧桑幽深的老街里，我知道除逢着的三位外，还居住着不少阅历丰富、涵养深厚、德高望重的老先生。他们隐在闹市之中，居于岁月深处，丰盈了老街的灵魂，点亮了城市的星空。

我与妻子约定，一有空就陪她到老街散步，彼此讲讲过去的事情；更希望能再邂逅几位老先生，与之躬身对坐，叩问时光，静慰浮心。



“钉子户”邮递员的乡情声韵

车停在了我家门口，我的信来了。老金说：“你家好找，进村一问你爸名儿，便有人领我来了。”原来，老金那天打听我父母的名字，是为了好问路呀。

老金性格好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碰到了都点头微笑。有些信件地址不详或更换地址的，需要多方打听才能查到收信人。老金问路不临时抱佛脚，平时就积累下了好人缘，有需要时，大家都乐意帮他。

老金记性好，只要他给你送过一次信，便记住了你的名字，也记住了你家住哪儿。多年邮递生涯，让他成为了小镇行走的活地图，他知道哪个村有几条胡同、几个路口，甚至胡同里有几户人家。老金说，这

是“职业病”，平时多留心，下次再送信送包裹，就能少走弯路。

邮递员是个苦差事，我有位亲戚干过，整天骑车送信，屁股都磨破了皮，过了半年就不干了。老金却干成了“钉子户”，从骑自行车送信到骑摩托车送信，从骑摩托车送快递，再到如今开着全封闭电动三轮车送快递，这位“老邮政”也有近三十年工龄了。

网购时代，就算是小镇网点每天也快递堆成山，投递员的活儿也很累，但老金从不抱怨，他说：“活儿多才有的饭吃，哪天不累了，也就离失业不远了。再说，现在活儿好干多了，即便在城郊小镇干投递员，也不用再到处问路，打个电话便

能约好取货地点。微信普及后，更方便了，让对方发个位置图，我便能精准投递。”

“老金是个好人。”小镇上的人谈起老金，都这样评价他。那天我下班，见街口王老太把一捆菠菜往老金车里塞。老金走后，我跟王老太开玩笑：“您又不网购，干吗‘巴结’他？”王老太说：“那天我去超市买了一袋米，扛着往家走，老金看到了，用他的三轮车把米给我送到家门口。”原来，老金线下也免费“快递”。

我和老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，对他已经完全信任。下周我要去外省工作一段时间，临走嘱咐老金，再有样刊、稿费单、快递啥的，放我哥店里就行。

老金说：“好，收到啥我都先拍照发微信给你，然后再放你哥店里。”我叹息道：“舍不得离开你们这些老朋友，离家数千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想想就怵头。”老金安慰我：“不怕，只要你把外乡人当老乡对待，到哪里工作生活都一样。”

老金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我，我就从未把老金当外乡人看待，觉得他是我的一个老邻居，亲切又热情。

把奋斗之地当家乡一样喜欢，把他乡人当老乡一样爱戴，把工作对象当亲人一样去服务，如此一来，走到哪里都是家乡。这既是老金的经验之谈，也是他这位“老乡”赠予我的另外一种乡情声韵。